

大侠龙卷风

第二卷

叱咤风云

一册



墨
林
外
史

东54A-1

44568
m45-2
:1

大侠龙卷风(第二卷)

(叱咤风云)

第

一

册

责任编辑 刘秉荣

封面设计 孟宪章

大侠龙卷风 (卷二)

(叱咤风云) 上·中·下集

(香港) 默余生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 24 字数: 280 千字

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~5000册

ISBN7-204-03260-8/I·573

定价: 29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为香港著名现代新武侠小说家墨余生先生的力作。墨先生的小说以其故事曲折,情节惊奇,文笔流畅而享誉所有华语地区,其作品多发行数百万册以上。

本书以天衣无缝的布局,峰回路转的情节,写了大侠龙卷风侠肝义胆,武技卓群,弹剑长歌笑傲江湖,同武林败类与神秘帮会斗争的故事。多少纯情少女对他铭心刻骨的思恋,多少凶神恶人又对他恨之入髓。神秘的赤身魔教热力庞大,错综的头绪令人难辨真假;有多少奇机绝遇,有多少密宗异人,牵扯到武林几十个门派,关系于家仇,派恨几代人安危。爱、忧、情、义,使人凄然泪下;凶、惨、仇、恨,让人愤然于胸。间或,还会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。问世间情是何物、问行止怎为男儿?主人公与那些倾心的少女结果怎。龙卷风大侠的命运最终又如何呢?那么请君看《大侠龙卷风——叱咤风云》吧。读后定会使您有一种手不释卷,不一气读完最后一页大不甘心之感。

录

目

第 一 回	玉女展神威 英男显身手 楼上走雏蛟 楼中来异侠 强作解铃人 投机寻旅邸 宵夜侦奸踪 蜜林寻爱侣 遇旧说群魔 探幽搏长蟒 情急慰相思 愚诚殊可悯 闲话室女司 力夺神龙杖 无意入荒山 有心援隐侠 两撮绡云针 数楹旧茅舍 有意寻人 无心赏雪	张 梁 授 首 捕 目 惊 魂 情 思 永 永 血 雨 纷 纷 巧 翻 宿 愿 竟 遇 新 知 芳 心 欲 碎 人 影 如 飞 奸 谋 若 幻 至 友 逢 凶 姪 娥 涉 险 侠 女 旅 显 淫 魔 粥 粥 妙 女 惶 惶 桑 林 遇 斗 剑 影 横 飞 连 伤 恶 贼 说 论 惊 人 荒 林 逢 恶 斗 绝 壁 听 奸 谋
第 二 回		
第 三 回		
第 四 回		
第 五 回		
第 六 回		
第 七 回		
第 八 回		
第 九 回		
第 十 回		

第十一回	决深	志閩	报计	仇议	双万	掌里	战访	师夫	伯君
第十二回	鰥骨	功建	亦老	花	柳蝉	甫尼	填几	恨伤	海身
第十三回	宝残	舌旋	而花		仲老	女	入	世	机
第十四回	妙笈	藏逆	针	烟	少	心	知	早	结
第十五回	万里	走荒	烟		同	道	长	征	魄
第十六回	一朝	闻异	山		分	梭	失	争	能
第十七回	双骑	建荒	夜		后	孝	绕	踪	魔
第十八回	群魔	扰良	夜		少	女	追	舌	形
第十九回	父子	喜相	逢		翻	影	成	名	惊
第二十回	宝驹	惊被	私情		绘	功	出	悉	永
第二十一回	小憩	为退	思		语	唯	且	喜	开
第二十二回	孤楼	孕遇	金	汤	温	词	慰	伤	病
第二十三回	立宝	破情	侣		妙	语	竟	治	人
	温	词	慰	伤	夺	门	强	下	里
	妙	语	竟	伤	急	护	廊	人	情
	温	词	慰	伤	先	除	世	间	柔
	妙	语	竟	伤	幽	宝	叙	巧	智
	温	词	慰	伤	危	崖	施	难	猜
	妙	语	竟	伤	心	事	可	贵	栖
	温	词	慰	伤	师	恩	洞	双	害
	妙	语	竟	伤	古	洞	根	相	
	温	词	慰	伤	同	根			

第二十四回	异 物 司 闻	小 展 奇 能 开 丑 类
第二十五回	兼 程 涉 险	大 施 巧 计 救 同 侪
第二十六回	挟 技 救 佳 人	魔 首 失 色
第二十七回	逞 能 登 银 瀑	姬 妾 寒 心
第二十八回	古 洞 觅 藏 珍	育 尘 俱 绝
第二十九回	断 桥 降 小 寇	风 雨 方 来
第三十回	一 招 降 魔 首	威 风 八 面
第三十一回	群 雌 迎 霜 女	叱 咤 筵 前
第三十二回	分 道 扬 镳	大 地 茫 茫 何 处 宿
第三十三回	奇 门 廻 首 施	深 情 切 切 带 羞 陈
第三十四回	灯 火 辉 施	良 夜 深 宵 老 来 伴
第三十五回	波 澜 汹 涌	毕 生 宿 孽 此 时 休
第三十六回	解 厄 扶 危	绝 世 英 雄 朝 活 佛
第三十七回	怀 柔 施 惠	一 身 艺 业 折 伽 蓝
第三十八回	小 檀 越	奇 能 折 服 大 喇 嘛
第三十九回	老 前 孽	决 计 仍 顺 仗 后 生
第四十回	夜 战 八 方	志 敏 扬 威 礼 伦 寺
第四十一回	危 机 一 发	紫 霜 力 竭 茅 士 亨
第四十二回	天 外 趋 援	弹 指 神 功 惊 老 魅
第四十三回	寺 中 喋 血	金 刚 罗 汉 战 妖 狐
第四十四回	荡 魄 惠 音	活 佛 群 雄 齐 失 色
第四十五回	力 寻 雪 窟	碎 寇 顺 玉 显 神 功
第四十六回	姬 剑 诛 惠	有 口 难 言 今 此 银
第四十七回	寒 锋 罩 体	到 关 终 是 一 场 空
第四十八回	叱 咤 风 云	拼 战 群 魔 同 竭 力
第四十九回	功 成 名 立	家 书 一 纸 遽 飞 来

第一回

玉女展神威 张梁授首 英男显身手 捕目惊魂

话说，四川省西南的宜宾，原名叙府，位于长江的上游，又正当着金沙江和岷江的会流地方，水上交通异常便利，川南滇北的货物，多集中在宜宾来转运，所以商贾云集，热闹非常，沿江几条街道，更是笙歌笙管，通宵达旦闹个不停。也有不少乳燕流莺穿插其间，虽比不上秦淮河畔的风月无边，但在这西南的边陲，也可以说是极尽繁华，应有尽有。

这一天的中午，宜宾城里最大的一间饭店——望江楼——还只有疏疏落落几个客人的时候，门外人影晃动，走进一男一女。这两人的年纪都不大：男的生得唇红齿白，肌肤似玉，星目含威，长眉入鬓，一身白色短装，肩上斜插一枝二尺来长的短剑，显得佼佼不群；女的生得杏脸桃腮，眉藏英气，穿着大红紧身，外面罩着一件洁白如雪，茸茸地闪耀着银光的披风，更显得俊秀妩媚。这两人一踏进店门，所有的食客都被他俩的容光和俊美吸引了，个个都对他俩投以一种贪婪的眼光，饭馆的伙计，也忙上前搭讪招呼着。

那少女朝着在座那些客人扫了一眼，秀眉微微一蹙，说一句：“敏哥！我们上楼去吧！”立刻扶步先走，男的正待跟在后面西上去，饭馆的伙计急忙上前招呼道：“公子爷！楼上没有位

置了，就请在楼下坐坐吧！”

但那少女已经走上了大半个楼梯，看到楼上摆着二三十张桌子，却空无一人，回过头来娇叱道：“楼上明明有空位，为什么要骗我们？”

那伙计忙道：“楼上的座位，已经被江大爷包了，所以不敢再卖，请姑娘原谅！”“本姑娘已经上了楼，你才说出来，那可不成，本姑娘从来不走回头路，不要噜嗦！”接着喊一句：“敏哥！我们不管他，先上楼再说，要真是不卖东西给我们吃，看我拆掉他这间楼房！”头也不回，直往上走。

那伙计还想再劝几句，那少年已经道：“别再噜嗦了，你这间楼名叫望江楼，正要上楼才望得到江呀，如果要我们坐在楼下，那岂不变成摆地楼了！横竖我们吃了就走，也不妨碍你们什么江大爷，海大爷，你着急什么？”也就移步上楼，那伙计见事已如此，只好跟着上去。

楼下那些客人着到这种情形，心里都暗暗道：“这回有好戏看了！”其中有不少人为那少年男女耽心；但也有人认为不是猛龙不过江，既然有胆出门惹祸，必定有超人的艺业，或是有不小的来头，倒不必替古人耽忧。虽然那些客人对这两少年各抱已见，但也三三两两，窃窃私议着。

楼上那少女已经坐在靠窗那边一个座上，一见少年上来，立刻叫道：“敏哥！过这边来！这里靠着江岸，看那片片的航帆，就像大蝴蝶般在那边飘荡飞翔，还有江风吹送，多美的景致，我们该大吃一顿，才不辜负这美景哩！”也不等到那少年答话，立刻吩咐伙计道：“喂！跑堂的！先打十斤大曲酒来，我不知道你们会烧什么出名的好菜，总之，捡最好的送上来，钱有的是，不必耽忧，要快！要快！”一叠连声催促着，少年接口说声：“快去！”然后在桌旁坐下。

那伙计听说要喝十斤大曲酒，已惊得呆了，连忙陪笑道：“客官们要喝好酒，吃好菜，小店里都有，只是不瞒客官说，今天真个不便，请随便点几样，吃了就离开，最好不要喝酒，以免挨长了时间，遇上江大爷的人来了，不是好惹的……”

那少女听开头那几句还可，越听下去越不是味儿，叱一声：“糊涂！你们那江大爷是什么人物？说不好惹，我偏要惹惹他，快点去拿酒菜来，不然，就先给你一个好看！”秀目一瞪，目光如刀，吓得那伙计心里直跳，暗想，这那里象一位姑娘嘛？嘴里连连说是！心里却暗道：“这是你们找死，可怪不得我！”急急地下楼去了。

那少年见那伙计下楼，笑一笑道：“霜妹！这人倒是一番好意，可惜遇上我们，却不愿领他这一份厚请，看那伙计和这里的人都怕那姓江的，想来昨天所见所闻，必然不假，趁这个机会，替这地方除去一个大害也好！”

原来这一男一女，正最龙卷风于志敏和梅花女侠王紫霜两人。他们自从在酆都破了阴风洞，和酒中仙，一线天各人分手，骑上赤鬃驹和青毛暗月驹掣风驰欲往滇池，在路上走了大半个月，除了浏览风光之外，倒也平静无事，唯有来到宜宾的前一天，他们两人到达南溪的时候，却见到东门的街口围着黑压压的人堆，人群里又骂又嚷，乱哄哄地闹成一团，于是两人策马上前一看，却见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在哭，一身重孝，蓬头垢面，扯着一位四五十岁的汉子在哭，一面对围观的人诉道：“各位乡亲可得替小妇人评一评理，小妇人的丈夫名叫做白从明，这里有不少叔叔伯伯知道他，也认识他。但是自从上月起，小妇人的丈夫长了一个大疮在腿上，行走不便，不能做活，只得请这个杀才王阎见医治，当时他满口包医，说要吃什么去毒清火之药，先把内毒消去。小妇人的丈夫信以为

真，花了一两银子向他买药回家，哪知服药之后没有半个时辰，就抽起筋来，再过半个时辰，却毗牙裂眼地死去。小妇人葬了丈夫之后，特地来找这个王阎见杀才，好容易在今天遇上他摆此摊子，才上来和他理论，这杀才竟满口不认帐，反说小妇人的丈夫疮毒该死，各位乡亲看看，天下可有这种道理么？”

那汉子叱叱地笑了几声道：“你这妇人好不讲理，我说疮毒恶医，明明已经写在招布上，你的丈夫心甘情愿吃药，就是死，又能怪谁来？”

于志敏目光往那招布上一移，却见上面横着写“王阎见包医恶毒大疮”九个大字，眼珠略为一转，已经明白，鼻孔里微微哼了一声，望着王紫霜道：“霜妹！你替我照顾照顾马匹，待我教训这狗头！”滚鞍下马，把缰绳递给王紫霜，说一声：“借光！请让！”挤进人群里面，寒着脸问那汉子道：“你那招布上明明写着‘包医恶毒大疮’，还有什么说的？”那女人见有人出头，也就愕然放手。

那汉子笑道：“小哥怎么这样没有礼貌？我这招布上的字 是要横着读，而且要由左至右读才对呀！”

于志敏星目一横，冷冷道：“应该读成‘疮大，毒恶医，包见阎王’，是不？”那汉子点一点头道：“说对了！”话音未毕，拍！拍！两声，已被于志敏一连给他两个耳刮子，打得两边脸红肿起来，还戟指骂道：“小爷用这个和你讲礼貌，今天你不负责填人家的命，小爷也就要你见阎王了！”

那汉子挨了两个耳刮，既羞且怒地骂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你这个龟儿子……”接连又挨几个嘴巴，气得哇哇怪叫，说声：“有种的敢在这里等着！”回头想走。

于志敏一伸手又把那汉子拉回，顺手又给他一个耳刮道：“你想走？可没那么容易！要不解决白大嫂的事情，小爷拆掉

你这几根老骨头，看你还能不能藉这破招布讹人？”这几个耳刮子打得又响又脆，又快又狠，不但围观的人看不到那少年如何出手，连到那挨打的王阎见也不过只见对方的目光一动，自己就感到火辣辣的一阵热风上脸，痛得头晕眼花。心血上涌，气得浑身颤动。

这王阎见到底是凶顽的人物，挨了几个耳刮，心头火起，喝一声：“老子和你拚了！”当胸一拳打到。

于志敏嘻嘻笑道：“老骨头想打么？”觑定那拳的来势，一伸左手把来拳接个正着，轻轻一捧，就把那老汉摔在地上，仍然嘻嘻笑道：“凭你这一点毛手毛脚，也配和小爷爷动手？”一脚踹在王阎见的身上，痛得他杀猪般叫着嚷着，那些围观的人们，都同时轰然喝采。

这时，人群里挤出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，来到于志敏的面前拱手道：“小侠！不要把这人打死了，先叫他拿钱出来赔了白家大哥的命，然后再把他送往衙门，按照王法庸医杀人治罪！”于志敏还没有答话，人群里已经起了一阵骚动。疏落地几个声音喊道：“华大叔也太会做好人了，那些鬼衙门，有个屁用？还是叫这见阎王的拿钱填命，再接他一顿消消气，来得正经！”群众也循声响应。

于志敏见群情激动，也恐怕闹出人命来，不好收拾，忙道：“各位乡亲，请静一静下来，小子有话好说。”这几句话果然收效，乱哄哄的群众，立刻就平静了下来。于志敏接着道：“刚才这位华大叔说把他送衙门，也是对的，因为用王法来处置他总要比用私刑好些，而且……”这时众人中又走出一位四十来岁的精壮汉子，向于志敏拱手道：“小侠是过路的人，不知敝处情形，在敝处哪里有什么王法？这姓王的拜在宜宾土豪江天笑的门下，为非作歹，草菅人命，到处讹诈，已非一日，以前每次

把他送进衙门，只要江天笑一张拜贴就可以把他保了出来，而且他每经一次又长一智，出来之后，更加变本加厉，绝不肯悔改，所以这一次再也不能放过他了！”

那位叫做华大叔的老人回头斥道：“卢三在！你说没有王法，难道想造反不成？还大胆冒犯江大爷，等一会吃不消还要兜着走，不然，你还不知江大爷的厉害，你也不自己想想，叙府周围四百里，有谁敢说江大爷半句？……”

卢三在不等到华大叔再说下去，立刻大声道：“你可别拿什么造反不造反这类鬼话来说下去，我卢三在也不是怕事的，造反？现在天下哪里不造反？赤身魔教勾结了罗刹鬼国的鬼子，遍布在名山古刹，朝里的奸臣石亨虽然是死了，但是，他的党羽仍然被曹吉祥录用，并且勾结外寇瓦剌，培植赤身魔教作为自己的势力。只有那昏庸的皇帝坐在深宫里，做他那清秋大梦，认为恩德远被，四海升平，再过几年连他自己也要被曹吉祥收拾了，到底是谁造的反？叙府的江天笑正是赤身魔教的结头，府太爷是石亨生前的猫爪，我卢三在知道得清清楚楚，难道你华树槐是糊涂虫，不知道？”

华大叔见卢三在越说越愤激，最后还直指自己的名字来说，不由得怒道：“你可真要找死？……”

卢三在冷笑道：“我就是死了，你也活不多久！”

于志敏起初看那卢三在长得燕颌虎颌，一脸正气，尤其听到他说起曹吉祥的秘密，更是自己爱听的消息，这时见他要和华树槐吵起来，忙拦道：“卢大哥！华大叔！是非自有公断，自己人不必为了地下这名狗才而伤了和气！”回头望那妇人道：“白大嫂！这事是由你而起，你只要说应该怎样办，我们就替你怎样办，不怕这狗才敢不答应！”

王紫霜早把马拴好，站在那妇人的侧而道：“大嫂！你说

呀！有我敏哥替你做主！”这一声我敏哥，给于志敏听了，心头上真是无比的舒服，这是自从和王紫霜认识以来，从来有过的享受。在以往，王紫霜总是你你我的乱喊，不然就是先叫一声喂！最多也不过是敏哥两字，万没想到这次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前，意说出我敏哥三字，怎不使他受宠若惊，深情地回眸望了一眼，浮起无限笑容，哪知不看还好，一看了过去，王紫霜却狠狠地瞪他一眼，于志敏心头一震，不由得别过头去。

那妇人被王紫霜一再催促，才嚅嚅道：“小妇人和两个孩子都是依靠先夫抚养，现在先夫已亡，只好问这杀才要钱贖养了，究竟应该要多少，小妇人也不便说，一切但凭恩人和叔伯们做主！”

于志敏问过路人的意见，才放王阎见起来，喝道：“现在罚你拿出一千两银子，给这位白大嫂过活，你可愿意？”王阎见已被于志敏压得喘不过气，这时虽被放松，还是感到周身不道，百骸麻痛，哪敢再哼半个“不”字？点点头道：“小老儿虽然愿意，但是，钱却放在家里！”

于志敏不暇考虑道：“我跟你拿来！”

卢三在忙道：“小侠！使不得！他的家不在这里！”

于志敏恍然大悟，就势又是一个耳刮，打在王阎见的脸上，喝道：“狗贼！你敢骗我！”手底一扬，隔空点在王阎见的重穴，又喝道：“限你三个时辰，拿出一千两银子来，然后回到这恩，我替你解开穴道，否则，你的命也无法度过今宵了，要死要活，由你自行选择，不能怪我。”

王阎见只看于志敏一扬手，自己腰间就是一麻，正在骇异，这时听到于志敏的话，更是惊得魂飞魄散，急忙跪下哭道：“小侠高抬贵手，小老儿的家离这里很远，三个时辰无法往返，岂不是害死小老儿！”

于志敏寒着脸道：“这是你自作孽，不关我事！”

王阎见乞求无功，只得爬了起来，狠狠地盯了于志敏一眼，哭丧着脸，朝着城里就跑。

于志敏看在眼里，嘻嘻笑道：“别太过妄想，我的点穴法任凭你去找谁，也无人能解，三个时辰不来，那么，再来也不中用了，去吧！”由身上取出两锭黄金，走到王紫霜的面前，低声道：“霜妹！烦劳你把这黄金交给白大嫂吧！”当他喊出霜妹两字时，自己也觉到声音有点发颤，不知是凶是吉，尤其是心里更是紧张万分，深恐把话说错了，后面那几个字更不知是对别人说，还是对自己说。

王紫霜起先听他一喊，心头上也是一震，后来听到那发颤的声音，也就会过意来，心里甜蜜蜜地，轻轻地抬起头来，娇娇地一笑道：“敏哥！给我吧！”接过了两锭黄金，却也发觉自己的心在卜卜地跳，手指在微微地抖，但是，无限的柔情，已牢牢击在敏哥的身上；敏哥的一切，已占据她整个的芳心。

王紫霜接过了黄金，随手递给白大嫂道：“那狗贼不知会不会来，我们不能在这里干等，大嫂先拿这两锭黄金去，大约可折合银子一千五百两，总够做点小生意糊口了！”那妇人抵死也不肯要。王紫霜愠道：“你当这些金子是偷来的么？为什么不肯要？”不容分说，强纳进她的怀里，挽着于志敏的手说声：“走吧！”两脚微微一点地面，两条人影已越过了众人的头上，到达宝马的旁边，解下缰绳，飞上马背，一直驰进城里。

那一群观众只见眼前一闪，人已无踪，这才知道这两位少年竟是剑侠之流，都睁大了眼睛望着两人的背影，同声赞叹。卢三在望了于王两人进城。回过头来，仍见白大嫂如醉如痴地在地上跪拜着，不由得好笑道：“大嫂！今天也是白大哥的神灵保佑，才遇上这两位小侠，将来你必定有发迹的一天了，

快点回去吧！如果需要护送。我倒可以找人送你一程免在路上又出岔子！”

白大嫂道：“不敢有劳大哥，有两位侄辈在此，可以护送。”当下由众人中走出两位二十岁左右的少年，白大嫂站了起来向着各人谢了又谢，然后随了着那两位少年走了。

再说于志敏和王紫霜两人并骑进城，找了一家客栈住下，挥一挥身上的灰尘，洗一洗脸，看着店里伙计喂了马匹，然后一同上街找饭馆。正在小楼上边吃边笑的时候，忽然听到楼下有人问道：“借光！请问楼上是否有两位少年人用饭？”那人的口音很熟，王紫霜早就听出来了，轻轻道：“敏哥！那个卢三在来找我们了！”又听到伙计的口音道：“楼上确有一男一女，卢爷要找他们么？”

卢三在道：“烦你上去说一声，卢三在来……”话还未完，楼梯口已探下头来道：“卢兄请上来！”卢三在一见招呼自己的人，正是惩治王阎见那少年人，心中大喜，只说得一句：“我找你们很久了！”就急步登楼。

于志敏吩咐伙计送上一份食具，替卢三在斟上一杯酒，然后问道：“不知卢兄有何指教？”

卢三在先不答于志敏的话，正容道：“卢某世居此地，平生好客，所以颇有所闻，今天看到小侠的行径，颇似传说中那位小侠，因为事关重大，尚望小侠将台甫见告，以免有乖误之处，卢某这一点苦衷，并请见谅！”

于志敏在处理王阎见那件事时，已看出卢三在是个有正义感的人，现在听说是因为要事而来，不由得和王紫霜互看一看，道：“有劳下问，小弟叫做龙卷风。”指着王紫霜道：“她是我的同门师妹，叫做穆然化……”

卢三在惊呼一声道：“穆女侠倒没有听说过，唯有龙小侠

确是传说中的那人，现在赤身魔教总管已下令全国各处找龙小侠的踪迹，悬赏黄金千两作为杀害小侠的酬金，小侠知道这事了么？”

王紫霜望着于志敏微笑道：“这一来，你侠变成小姐了！以后我要叫你做妹妹，或是叫姐姐！”

于志敏愣愣道：“你这话怎么讲？”

王紫霜吃吃笑道：“人家常说千金小姐，你现在已值得千金了？不是小姐倒是什么？”害得卢三在也笑了起来。

于志敏笑了一阵，才慨然道：“赤身魔教和罗刹鬼教找我，本来是在意中，却想不到我这颗小头颅，竟值得千两黄金，这真是匪夷所思了。卢兄传信的盛情，自当铭感，但小弟行踪飘忽，并不怕他们，因为他们一下子集中不了那么多高手，要是仅有三几个高手，也济不了什么事。再过三几年，小弟把切身大事办完了，魔教中人纵然不找我，我也要找到他那冈底斯山去，甚至找到寒冰谷去，如果卢兄知道赤身教的详情，说了出来，小弟自当洗耳恭听。”

卢三在老老实实在地把赤身教的情形，尽所知的说了，还把赤身教在附近活动的情形，详详细细的绘图说明。于志敏把重要的地方，一一记在心里，沉吟半晌道：“卢兄现在已是身居虎穴，而且今天公开骂赤身魔教，难免当场不被魔教中人听去，不知卢兄是否已筹善策？”卢三在略为沉吟道：“小弟早有迁地为良地念头，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值得留恋，再过几天也姐一走了之哩！”三人轻松愉快地吃了个多时辰，才分手离去。

虽然距离和王阎见约会的时刻，还有个把时辰，但是，当夜月色如银，夜凉如水，美景当前，谁肯放过？子、王两人也不即回客栈，反而缓步走出东门。这时，两人都靠得很近，在那皎月清光之下，一个闻到健男的气息，一个却嗅到少女的幽